

最精彩的时代 最真实的晋朝

一部讲述两晋时代英雄名士的历史大书，一部真正复活历史人物的两晋历史普及读本，多角度深层次地解说两晋时代的谜案、奇人、奇事！这个最具文化风骨的时代，残酷与血腥，痛苦与逍遥，时刻都在演绎。

吴天牧云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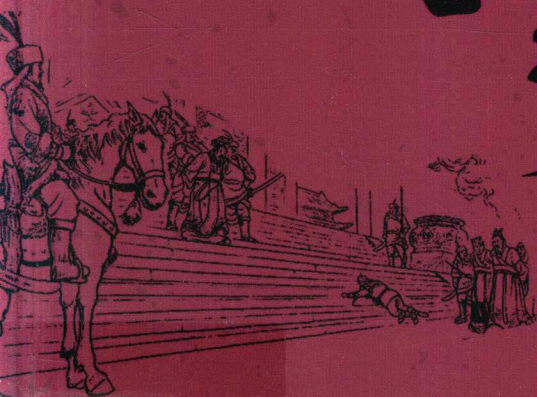
晋朝那些事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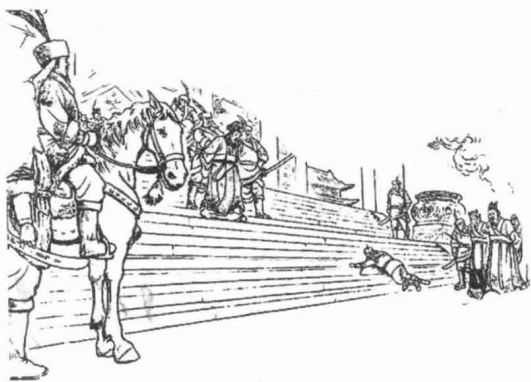
「八王之乱卷」

贰



全新历史写作，流行文化读本
全程讲述两晋时代帝王将相英雄名士的穷通成败





晋朝 那些事儿

「八王之乱卷」

贰

昊天牧云 著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晋朝那些事儿. 贰, 八王之乱卷 / 昊天牧云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008-6762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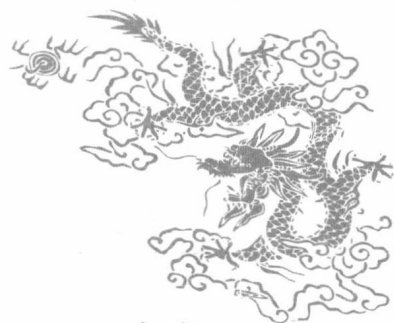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晋… II. ①昊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晋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37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4476号

晋朝那些事儿. 贰 八王之乱卷

- 出 版 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李 倩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 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5.25
字 数 230千字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6.80元
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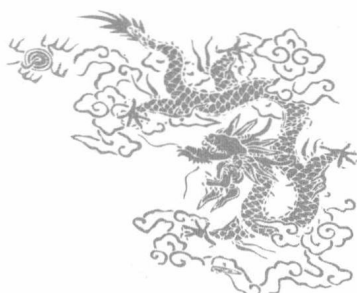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

第一章	小人斗垮丑皇后	001
第二章	司马昭：奢侈的野心	042
第三章	猛男掌权	081
第四章	新三国时代	119
第五章	每一步都是死棋	156
第六章	后乱世时代	195



第一章 小人斗垮丑皇后



孙秀的阴谋

这两个小人物就是右卫督司马雅和常从督许超。

这两个人都曾是太子司马遹的下属，平时跟司马遹混得不错，常在心里想着，要是司马遹当上皇帝，他们肯定会年年得到提拔。哪知，司马遹却突然被贾南风搞定。这两个家伙的眼睛马上发呆，不但提拔的梦想成了泡影，只怕人家还会秋后算账，把他们当作太子党的重要成员一个也不放过，即使从轻处理，估计这下半辈子也得在监狱度过，要是从重从严处罚，全族男女老少都得一起绑上刑场，接受砍头的处罚。

这两个家伙的脑子里一闪出“砍头”这两个字，冷汗就没法控制，觉得再在这个地方这么消极地混下去，人家的大刀就会猛劈过来，他们的脑袋就会很响地落在地上。与其等人家的大刀砍过来，不如自己挥刀砍过去，即使不成功，死得也不那么消极，于是就四处活动，联络其他人，跟皇后党战斗到底。

他们的职务不算大，手中的力量也很有限，要凭自己的力气跟贾南风

战斗到底，那是鸡蛋碰石头，只怕战斗才开始，他们就玩儿完了。这两个家伙绝对不傻，他们跟很多人一样，都知道贾南风这个丑女人的做法很不得人心，现在朝中到处都有她的反对党。这些反对党现在只是找不到一个带头人，无法形成一股倒贾力量。因此他们决定联络这些人，把力量做强做大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跟贾皇后决一死战。

他们找到的第一个人是殿中郎士猗，几个人在一起，几杯酒水一顿猛灌，马上就提出“驱逐贾后，恢复太子”的终极目标。当然，他们知道光靠他们三个人，仍然是那句话“泥鳅掀不出什么大浪”。他们也跟刘卞一样，知道要干掉贾南风，就必须把实力派人物拉拢到位。现在朝中的实力派人物当然是张华。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，肯定就可以完成任务。但这几个家伙可不像刘卞那样，一有想法，就信心满满地去找张华，屁股还没坐稳，就把想法全吐出来，而是对张华和裴頠这两个家伙进行了一番考核，知道这两个家伙虽然对贾南风也很不满，但那种心情也仅仅停留在“不满”这两个字上，然后天天都想稳定，没有其他想法。去动员这样的人搞政变，跟去送死没有什么差别。因此，他们只得把目光放到另一个人身上。

这个人就是司马伦。

你不得不佩服这几个家伙的眼光。

因为，司马伦自从当了京官之后，听从孙秀的建议，始终坚持“一心一意防备张华，全心全意巴结皇后”的原则，所有的人都把他划为皇后派的中坚分子。可司马雅他们硬是知道，这个司马伦是完全可以拉进倒贾阵营的。他们认为，这家伙又贪又有野心，而且手中又有枪，也是个实力派的人物。一般有这样心态的人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。而且他们也知道，司马伦现在最听孙秀的话。孙秀这个家伙又是个小人，小人是最喜欢闹事的。

他们马上请孙秀过来喝酒，在饭局上对孙秀说：“现在贾南风太嚣张了，把太子都搞翻了。大家对她恨得要命。估计不会多久，就会有人跟她摊牌的。你想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，她这个丑女人有本事跟人家打到底



吗？到时，人家一定会将她的人马一网打尽。司马伦这段时期以来老是跟她不清不楚，天天跟贾谧、郭彰泡在一起，混得跟一家人差不多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也参与了搞定太子的事。到头来，只怕他也脱不了干系啊。所以，司马伦要是能看清形势，站稳立场，果断决策，在人家还没有行动时先走一步，把贾南风搞定，恢复太子的地位就指日可待了。”

孙秀一听，说：“你们这话很不错。我帮你们转告司马伦。”

这家伙在做这个事时绝不拖拉，跑回到赵王府，就在第一时间去找司马伦。司马伦也有个特点，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做什么事，只要听说是孙秀来了，肯定马上跑过来看看孙秀有什么事。

孙秀也不做什么前言了，直接就说：“老大，机会来了。”

司马伦说：“你说清楚点儿，是什么机会？难道又是录尚书事？”

孙秀满脸是笑，说：“你也太没志气了，录尚书事也叫机会？”

司马伦一听，说：“难道是大司马？”

孙秀说：“我说老大，大司马又算什么。以前那个司马亮不是大司马？可那样的大司马有什么用。你知道现在贾皇后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吗？”

司马伦说：“你孙秀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别拐来拐去的。贾皇后是什么处境？谁不知道，现在皇后的处境好得很，把太子都搞下去了。你建议我走贾家的门路算是走对了。咱得加大力度走下去。”

孙秀摇摇头说：“错！再走下去，就是死路一条。”

司马伦说：“你晕了吧？”

孙秀说：“我绝对不晕。你只知道贾南风他们现在的权势好像比天还大。其实现在天下人最恨的就是这几个家伙。不要以为现在大家都在巴结她，其实大家都恨不能在心里扁死她，只是没有个带头人而已。你想一想，现在贾南风他们玩弄权势的资本是什么？还不是那个皇帝？手中其他力量都没有。如果大家真的造起反来，那个皇帝能挡得住吗？杨骏、司马亮、司马炜事件接连发生，就充分说明皇帝在枪杆子面前也没啥作用，只有傻瓜才把他当成最好的武器来使用。所以，人家说反就反，而且都反得

很成功，成功得太干脆了。现在贾南风其实也跟杨骏他们一个样，手中除了皇帝的公章外，没什么实力。人家一反，肯定一反即成。”

司马伦说：“你说得太正确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结束巴结贾南风政策，去巴结其他人？可现在你说该去巴结谁好呢？难道要去巴结张华？你要是叫我去巴结张华我坚决反对。”

孙秀说：“你为什么老是想着去巴结别人？现在我是在帮你策划让人家来巴结你啊。”

司马伦一听，你这话太正确了。为什么以前不跟我讲？老是让我去巴结那个丑女人。真是要多窝囊有多窝囊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听你的。

孙秀说，现在就是在人家搞定贾南风之前，咱先把她搞定。

司马伦一听，倒抽了一口冷气之后，脸面肌肉扭了几下，说：“对，就搞定这个丑女人。”

司马伦这家伙也有几个死党，一个就是通事令史张林——他的出身不太好，是三国时期那个土匪头子张燕的曾孙；还有一个就是省事张衡。司马伦决定搞定贾南风时，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有个内应——不管跟谁作对，能在对方阵营里发展个内应那是了不得的。

在司马伦就要下达举行行政变的命令时，孙秀却又说，不要急。

司马伦一听，差点儿骂了起来，你这个孙秀是怎么搞的？难道还等人家搞了我们再搞？

孙秀说：“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。现在咱们是借着为太子平反来推翻贾南风的。可要是成功了，咱就得真的让太子当第一把手。太子可不是现任皇帝，他要是当了皇帝，咱能好过吗？说不定他还会说咱以前是贾南风的死党，现在虽然帮了他的忙，但估计是顶不住压力才干的，然后把咱划入反复无常之类的群体中，那可不是个好结果啊——如果太子厚道点，不处分咱们就已经好了，如果他不厚道起来，把咱几个全拉出去砍死也是有过硬的借口啊。”

司马伦一听，说：“这也是个问题。那就不搞了。”

孙秀说：“这个事不能放弃。现在咱要做的就是等待。”



司马伦说：“我现在发现你的脑袋有问题了。你想让我把贾南风等死，然后去捡便宜？这个想法不错。可你要知道，我的年纪比贾南风大多少岁？我能等到她先死去吗？”

孙秀说：“我可不是说要等到贾南风死去再去捡便宜。我是要等到太子死的那天再搞。”

司马伦说：“太子死掉？太子比贾南风更年轻。”

孙秀说：“是这样的。现在怕太子的人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而是贾南风。贾南风现在最怕太子上来。要是太子一上台，那他们就彻底玩儿完了。贾南风老早就想把太子搞死，现在搞不死，那是因为暂时没有办法。我想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她肯定会把太子往死里扁。到了那时，你再挺身而出，说是为太子报仇，把贾南风逮捕起来，那是合理合法又划算的大好事。那时你可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大，而是很多人的老大了。”

司马伦一听，手一挥，说：“好啊。孙秀，我发现你越来越优秀了。”

孙秀说：“你也不会等多久的。我现在就去想点儿办法，让贾南风早点儿把太子干掉。”

从孙秀的这些计划上看就知道，这家伙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而且前面的这几步是很成功的。

这家伙不但把他的老大司马伦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对贾南风也是一眼看穿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也很到位。从他的这个眼光看，这家伙的脑袋确实很厉害，如果他的人格再高一点，胸怀再宽大点，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大政治家是没有问题的。可这家伙光有个聪明无比的脑袋，其他全是次品甚至是垃圾，因此，虽然抓到一个历史性的机会，开始时把握得也很有分寸，但不久就显露出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幸福生活没过几天，就被别人一棍打死。

孙秀虽然劝司马伦耐心地等待，可他却加班加点地去活动。他布置了几个死党到处去散布这个消息：金殿禁军有人打算让皇后和太子调换一下住宅。就是让贾皇后到金墉城里当居民，让太子住到皇宫。

孙秀知道，现在贾皇后经常派那些宫女穿着便衣，打扮成劳动人民的

模样，到民间私访——当然，她并不想通过这个渠道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，而是想在第一时间里知道人们对她的看法。所以，孙秀把这个八卦直接在社会底层散布。那几个宫女虽然长得不错，但也都是一群笨蛋，她们只把“皇后”“太子”这几个词当关键词，只要听到这几个字，马上就牢牢记住，然后跑回宫里向贾南风报告。

贾南风派这些便衣的目的，主要就是打探关于太子的事。现在听说很多人要为太子平反，而且居然要用武力来解决，不由得也怕了起来。这家伙是个政变专家，知道一旦被人家抓住之后，下场是很惨的。她虽然心狠手辣，可到了这个时候，居然也只是“怕”字当头，想不出别的办法。

孙秀估计这个八卦已传到贾南风的耳朵里了，就叫司马伦请贾谧过来喝酒。果然就试出贾氏集团真的很郁闷。

司马伦在饭桌上对贾谧说：“你喝酒怎么一点儿也没有以前的风度了？”

贾谧这家伙的学问还算不错，但别的水平却一点儿也不行，听司马伦一问，马上就把他们的担心说了出来，苦着脸说：“要是太子真的成功了，我们就得全死。”

司马伦一听，跟孙秀预料的一样，好像就是背孙秀起草的台词一样，马上就说：“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为什么让他搞定我们？我们为什么不先搞定他？”——他可是一字不漏地背着孙秀写给他的台词。

贾谧一听，说：“我们先搞定他？”

司马伦继续背着孙秀给他定的台词：“现在只是那几个禁军在商量着搞定咱们，可他们还没有联络到太子啊。反正现在太子还在咱们的控制之中，干脆先把太子干掉。太子没有了，他们还能打什么旗号？”

贾谧一听，眼里大放光彩，马上跑回去找贾南风，说：“我今天去喝酒，喝出来一个好办法。”

贾南风问：“什么好办法？”

贾谧说：“现在这些人搞政变打的旗号就是太子。咱干脆先把太子搞定了。看他们还打不打太子牌。”

贾南风说：“老早就想把他干了。可反对的人太多了，干不了啊。”

贾谧说：“明的来不了，为什么不来暗的？”

贾南风一听，你不说我还不开窍。

这个女人一开窍，太子可就死定了，而孙秀也就成功了。



贾后是这样玩儿完的

她这一次没把那一堆大臣找来，只把那个程据找来了。

程据曾经跟她好过，但不久又被她踢开了，近来已经呈半下岗状态，这时突然接到皇后召见的通知，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地表现一下，让这个女人永远离不开自己。

在他全身发热地跑到贾南风面前的时候，贾南风却一脸端庄地对着他。他一看皇后的这个神态，忙问：“皇后有什么事要交代？”

贾南风说：“帮我配制几粒可以毒死人的药来。”

程据不一会儿就把药送给了贾南风。

贾南风把那个孙虑叫来，对他说：“这是毒药，现在交给你……”

孙虑一听，吓得瘫软下来。

贾南风说：“你放心，不是叫你吃下去的，是要你拿去送给太子吃的，你要等到太子死了才算完成任务；否则，你就把它吃下去。”

孙虑一听，这个也算任务？如果叫我去搞定一个现任太子，估计这个胆量远远不够，可一个废太子算什么，比对付一个小偷还容易。他马上拍胸膛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
他拿了毒药，家也不回，直接跑到许昌，先去见刘振。刘振现在负责看管司马邈。刚开始时，他觉得贾皇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他，是对他的信任，更是对他的重用。可看了这么久了，觉得越来越枯燥，越来越郁闷。而且他也有耳朵，那些拥护司马邈重新当太子的八卦天天都能听到，心里也怕起来，再想到这个大晋朝才几天，就接连发生了多次政变，谁对前途都不敢预测，说不定这个废太子哪天真的把这个“废”字脱掉，那时刘卞可就死定了。没事的时候，刘振就老往这方面转，转得都差点儿崩溃，天

天就盼望这个废太子死掉，可一看这个司马邺天天在房子里又是练画画，又是研究预测学，身体还健康得很，估计自己还比不过他呢。看来自己到死的那一天，都还在这里陪这个废太子。这么一想起来，自己虽然是看守，但一步不能离开这里。

这时孙虑来找他，说是奉皇后的命令，要搞定太子。

刘振一听，差点儿高呼皇后万岁，他对孙虑说，你去搞定他。我就可以回首都了。

本来，两个人也想按照皇后的设想，把那几粒毒药偷偷放到司马邺的饭里，让他吃下去。哪知，这个司马邺被关在这里之后，本着对自己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，提高警惕，做什么事都很小心谨慎，饭都是自己煮的。两个人试了几次，还是没办法放进饭里。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司马邺的聪明不是假的。

孙虑一看，这个任务不好完成，天天拿着毒药，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大好，不如采取其他办法。不管什么办法，能杀死司马邺就是好办法。

他把这个想法跟刘振一说，刘振同意了。

刘振把司马邺转到一个小院里住，然后关起门来，不给他送吃的东西，打算把他饿死。

可几天后过去一看，只见司马邺还活得好好的。两人不由得纳闷，他居然还这么生龙活虎，身体状态比我们还好呢。难道他真的练成神仙了？

两人都不信邪，进行了一次全面侦查，发现原来有个宫女每天偷偷从墙上送饭送菜给司马邺。

孙虑骂道：“咱们的这些办法一点儿不痛快，还是用直接的办法好。”

他拿了一根捣药的铁杵，直接就进去了。

司马邺刚刚吃饱喝足，内急起来，正好上厕所。

孙虑悄悄地跟了进去。

司马邺发觉有人进来，还以为是哪位宫女来给他送手纸呢，正要说，我才刚刚蹲下来……

孙虑一边在心里说，我不是要你蹲下来，而是要你躺下来，一边举起



铁杵，照司马邕的头，一顿猛砸。司马邕哀叫一声，就死了。司马邕发出最后一叫时，才二十二岁。至此，司马炎当年制定的远景目标全部流产，彻底画上了可悲的句号。

孙虑丢下铁杵，跑回去跟贾南风报告：任务完成。

司马邕虽然是废太子，文件规定只能享受平民待遇，但他的死，还是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事。大家都在看如何处理他的后事。有关单位认为，既然享受平民待遇，就按平民的规格把他埋掉。当然，有关单位在这时候提出这种要求，肯定是受了贾南风的暗示。

不过，贾南风在这个时候却转了一下脑子，觉得自己也该做点儿表面文章——反正他都已经死了，自己的目的业已达到，现在是捞政治资本的最佳时机，为什么不捞一把，否则，花这么大的心机和精力搞定太子，也太不值得了，要让他给自己带来一点好处才行。她在暗示有关单位提出这个要求之后，马上上书，说，司马邕到底还是皇帝生出的儿子，他可以不行仁，但我们不能不义。太子待遇免了，但还是让他享受广陵王的待遇，司马邕被确定为太子前，就是受封广陵王。

大家当然同意。

贾南风以为自己玩了高明的一手。哪知她的每一手都在孙秀的算计之中，她以为这个太子一死，自己的威胁已经降低为零，现在可以大张旗鼓地风流快活，天天生活在无忧无虑当中。

在她得意的时候，孙秀比她更得意。

孙秀马上对司马伦说：“现在可以行动了。”

据记载，孙秀和司马伦决定搞政变的当天，出现了日食，而且在全中国都看得到。很多人抬头去看日食，却没有人把这个天象跟现实联系起来。贾南风更加不关心这种天象——现在除了年轻的帅哥，其他的她都不关心。

司马伦把右卫督飞督闾和请来，把计划告诉他。这个闾和也是贾南风的反对党，听说要搞定贾南风，当然没话说。司马伦跟他约定：以癸巳丙夜一筹鼓声为应。即由闾和在宫里打鼓为号，外面的人一听到鼓声，就全

冲进去。

孙秀这方面做得比较严密，他觉得这个事如果得到张华的支持，那就更好办了，就叫司马雅去跟张华报告，说：“现在赵王已决定跟张老联手，共同搞定贾南风，为民除害。”可张华到了现在还在按过去的方针办，坚持和稀泥原则不同意司马伦的这个做法。

这家伙到了现在，肯定知道贾南风已经彻底丧失人心，要搞掉她已经没有什么难的，可他仍然不想出手，估计一来觉得自己老了，做事要保守一点；二来觉得司马伦这家伙人品太差，不宜跟他混在一起，还是让他们狗咬狗，自己当观众，看好时机再出手。

司马雅看到他这个态度，马上就骂起来：“人家的刀都砍到你的脖子上来了，你还想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，你就等着吧。”连张华招待他的饭都不吃了，甩手冲出门去。

政变的具体时间是四月三日半夜，过程跟前几次差不多，都打着皇帝的旗号，理直气壮地冲进皇宫。

司马伦拿着假诏书“敕三部司马”：“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，今使车骑入废中宫，汝等皆当从命，事毕，赐爵关中侯，不从者诛三族。”这个文件一出，大家都知道是假的，但谁也不去辨别一下真假，集体表示拥护。

司马伦一看，马上又下第二道假圣旨：打开宫门！

部队早就在门外等待。这些士兵也跟其他士兵一样，都是来自最底层的，听说今夜可以进皇宫，个个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准备随时冲进去。这时大门一开，大伙就呼啦啦地冲了进去。

这次行动的前敌指挥官是司马攸的儿子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。

司马冏进宫之后，马上在御道之南布防，然后带着一百多武装人员冲进后宫。那里也安插了一个内应——华林令骆休。骆休把司马冏带了进来，直接就找到皇帝。皇帝这时正在睡觉，看到这么多人进来，而且还有他的堂兄弟，也不知道现在是政变进行时，就打着哈欠跟他们来到东堂。

司马冏叫皇帝书面通知贾谧进来。

宫中弄得这么热闹，贾谧居然一点儿察觉也没有，一看到诏书，马上



就连夜进宫。来到殿前时，觉得情况不一般，知道政变已经发生，忙挣脱出来，狂跑到西厢，叫姨妈娘娘救他。这家伙也是个极品傻瓜，人家举行政变，矛头指的就是他的姨妈娘娘。他的姨妈娘娘若还能救他，人家敢对他这样吗？

在他大叫救命的时候，一把大刀已经砍了过来，他的话才叫完，那颗脑袋就跟着落了下来。

司马冏这时也来到皇后寝宫。

贾南风这时也跟她的外甥一样，不知道人家已经找她算账来了，突然看到司马冏带着武装人员进来，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——这里从来就没你什么事。

司马冏只说了几个字：“有诏收后。”

贾南风一听这几个字，马上意识到，自己要玩儿完了，说：“诏当从我出，何诏也。”她说了这几个字之后，也不再说什么，马上跑到楼上，远远地对她的老公大叫：“老公啊，你的老婆就要被人家搞定了。连老婆也顾不上，看来你不久也要把自己废掉了。”

可他的老公这时能救得了她吗？司马衷要是有这个能力，她能有今天吗？

她叫了几声，听不到司马衷的回话，这才知道有个皇帝当老公，弄权很方便，作威作福很容易，可到关键时刻，被人家搞定也很容易。她这才知道什么叫“双刃剑”了。

她转头来问司马冏：“你们这次活动的倡议人是谁？”

司马冏说：“司马彤和司马伦。”

贾南风一听，原来老把司马邈当主要对手，用全部精力去对付他，全弄错了。那小子一天到晚只会做生意，一点儿不玩政治，对自己没有威胁。只是自己感情用事，硬是把精力放在这个地方，真正的威胁是这些手里有权有枪的老家伙。看看这几次政变，哪次不是这些人搞出来的。她在夜空中发了一声叹息：“系狗当系颈，反系其尾，何得不然！”只是到了现在才理顺这些关系，还有什么用——除了乖乖当人家的俘虏外，别的什么

辙也没有了。

逮捕了贾南风，意味着政变已取得彻底的胜利。政变高层连夜启动司法程序，对贾南风进行处理：废后为庶人，暂时在建始殿里拘禁着。这个女人一夜之间从权力顶峰跌入人生最低点。政变指挥部接着下达了逮捕赵粲、贾午的命令，并把他们投入监狱，接着在那里把他们杀了。

最后，“召中书监、侍中、黄门侍郎、八座皆夜入殿”，准备讨论下一步的形势。可尚书接到这个诏书之后，居然怀疑是假的。郎师景干脆打了一份报告，要求皇帝用“手诏”发个通知，增加可信度。

司马伦一看，自己刚掌权，才按自己的意思发布第一道命令就卡壳了，心里一点儿不爽，脸上布满了杀气。他马上派人过去，直接砍掉师景的脑袋，然后向全国发布通告。

就这样，全国最高大权就落到了司马伦的手中。这家伙想不到这个权力来得太容易了，傍晚做出决定，第二天自己就成了实际最高领导人，看谁不顺眼，发个指示，就可以把谁杀掉。

司马伦很满足，即使在光线不够的情况下，大伙也能清楚地看得出他那高傲的神态。

孙秀却还是不满意。他觉得棋还可以再下：最好能让司马伦当上皇帝。司马伦当了皇帝，他就是全国第二把手。而且他比谁都清楚——司马伦的水平差得不能再差，什么都得听他的。到时候，自己可是全国最有权力的人了，这些大臣小臣全都得去巴结自己，看自己的脸色办事。他马上对司马伦说，老大，革命尚未成功啊。

司马伦说：“还不成功？那怎样才算成功？”

孙秀说：“把皇帝也搞定才算成功。老大你看，以后咱天天对这个皇帝拜来拜去，有什么意思，不如老大直接把屁股坐到那个座位上，让别人来拜你好不好？”

司马伦一听，到底是孙秀的思路宽广。说来说去，司马衷还是我的孙辈，又是全国有名的超级傻瓜，凭什么要我老去拜他？好，我应同意孙秀的意见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不过，突然就把他搞下去，好像不大妥当。



孙秀说：“肯定要做得合理又合法。不过，第一步得先把那几个老家伙搞下去，扫清咱们前进的障碍。”

两人当场开列出一份名单：张华、裴颢、解系、解结。这份名单里的人，都是跟他们闹过意见的。那时张华、裴颢是当权派，他们对这两个老家伙没有办法，现在倒转过来，他们成了当权派，两个老家伙都靠边站，已经彻底丧失发言权了。而解系、解结这两个兄弟，以前更是他们的死对头，一天到晚没事就告他们，几乎成了状告司马伦和孙秀的专业户。如果是别的人，为了更高的政治目的，司马伦和孙秀或许还会作一下秀，宽大一下他们。可这两个家伙都是小人，哪能放过他们？名单一列，二人就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带到殿前，直接进入审问，要让他们见识一下自己的厉害。

张华大概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以为自己以前都做过铺垫，而且玩政治玩了这么多年，连以阴狠毒辣出名的贾南风都让他三分，估计这几个家伙他还是对付得了的，因此人家还没有问他，他就来个先发制人，对负责审问他的张林说：“你是不是想残害忠良？”这家伙还是比较老辣的，一上来就先给人家扣顶帽子。如果是前几天，估计张林一听到这话，肯定会怕得要命。

以前的张华是张林的领导，而现在的张林是代表皇帝审问张华。他看到张华死到临头还这么牛，马上对他说：“卿为宰相，太子之废，不能死节，何也？”

张华说：“那天在式乾殿上，我的话和奏章都还在，可以去查一查。”一看这家伙明显是在走那个杨珧的老路，叫人把当天的会议记录保留下来，当成今天的护身符。当然，如果碰到个讲点儿道理的人，估计他还真的可以没事。可现在他碰到的是孙秀这样的小人，而张林也是个口才很牛的家伙，看到他搬出这话来，顺口就追究他对这件事的责任：“谏而不从，何不去位？”

张华一听，什么话也讲不出来。老家伙这才发现，原来他儿子的眼光真的不错，预言精确，如果当时就辞去所有职位，回家一边过日子，一边